

THE FULL CATASTROPHE

Travels Among the New Greek Ruins

大崩溃

[美] 詹姆斯·安吉洛斯 (JAMES ANGELOS) / 著 程亚克 / 译

古国希腊的新废墟穿行记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THE FULL CATASTROPHE
Travels Among the New Greek Ruins

大崩溃

古国希腊的新废墟穿行记

[美] 詹姆斯·安吉洛斯 (JAMES ANGELOS) / 著 程亚克 / 译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希腊,这个往往与古老的哲人、大理石废墟、雪白的墙面和蔚蓝色海水相联系的名字,近年来却成了一场灾难性债务危机的风暴之眼。作者将希腊具有鲜明对比性的社会面貌清晰展现了出来——这是一个既因为其古典主义的过去而显得浪漫的国家,同时也因为其功能异常的现状而备受谴责的国家。书中有人物导向式的叙述,也有深入机理的调查性报道。作者生动还原了那些令这个国家的金融陷入崩溃状况的原因,检视了其灾难之后的一些变化:有些变化是给人希望的,有些则令人深深担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崩溃:古国希腊的新废墟穿行记 / (美) 詹姆斯·安吉洛斯 (James Angelos) 著;程亚克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13-16771-2

I. ①大… II. ①詹… ②程… III. ①债务危机—研究—希腊 IV. ①F815.4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7070 号

Copyright © 2015 by James Angelos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Penguin Random House LLC, New York.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5-1037

大崩溃:古国希腊的新废墟穿行记

著者:[美]詹姆斯·安吉洛斯

译者:程亚克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话:021-64071208

出版人:郑益慧

印制: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787 mm×960 mm 1/16

印张:19.75

字数:193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313-16771-2/F

定价:4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献给客居异国他乡的父母和祖父



目录 / Contents

引言	- 001 -
第一章 盲人岛	- 024 -
第二章 全民避税	- 056 -
第三章 赔款之争	- 089 -
第四章 公务员谋杀案	- 125 -
第五章 叛徒	- 167 -
第六章 移民危机	- 202 -
第七章 新斯巴达人	- 243 -
结语	- 300 -
致谢	- 305 -

引言

Introduction

我们都是希腊人。

——1921年，雪莱

2014年3月25日，恰逢希腊独立战争胜利193周年，希腊各地的小伙子们模仿战时游击队员的打扮，身穿白裙白袜，头戴红色毡帽，脚踩带绒球的木底鞋；姑娘们则换上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服饰，披着流苏头巾，身穿绣着棱角图案的鲜艳长裙。各学校利用假期前夜举办庆祝活动，孩子们在礼堂表演各种节目，展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几百年间，希腊人民曾经遭受的痛苦和磨难。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部麦尼西亚地区的一个山谷小镇上，一位少年打扮成革命斗士的模样，站在舞台右侧，呐喊着为自由而战的口号：“土耳其人奴役我，压迫我，让我喘不过气来。”

为了活下去,我还能做些什么?!”一个女孩戴着黄色头巾,扮演少年的母亲,劝说儿子继续放羊,养家糊口。但小伙子反驳道:“妈妈,把剑和枪拿给我!”

在爱琴海的圣托里尼岛上的一所幼儿园里,一群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父母们面前围成一圈,随着《扎龙戈舞曲》(Dance of Zalongo)摇摇晃晃地跳起舞来。这首曲子讲述了曾经发生在希腊西北部伊庇鲁斯地区一座山上的群体自杀事件:当地的妇女们为了不落人奥斯曼大兵的魔掌,集体怀抱婴儿纵身跃下悬崖。“别了,悲惨的世界;别了,美好的生活;还有你,我可怜的国家,永别了。”孩子们伴随着喇叭里传出的悲伤乐曲,迈着跌跌撞撞的舞步。

年复一年,这样的独立日纪念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虽然这是我初次亲身体会这场盛事,但对于这些习俗,我从小在长岛就有所了解。我的父母很早就从希腊移民到美国,年幼时的我被要求每周日到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堂学习希腊语。教堂就像是祖国文化的前哨阵地,将带绒球的鞋子、圆圈舞,以及关于土耳其人残暴统治的那段历史,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

但是,对于今年的希腊,这场看似寻常的纪念仪式却被赋予了不同寻常的意义。大约在4年前,希腊开始迅速走向破产。作为欧元区成员国,希腊的破产会对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威胁。为了避免希腊立即崩溃,被称为“三驾马车”的三大机构——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达成一致,认为应当在未来几年内分批次向希腊提供数十亿欧元的贷

款,以帮助希腊维持运转,特别是维持其偿还巨额债务的能力。不过,德国和其他北欧国家对此做法颇有疑虑。

提供资金的欧洲领导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其介入行为视为对希腊的“救助”,但是很多希腊人并不认同。根据谅解备忘录(the mnimonio)所示,这些经济援助包含了一系列令希腊人非常反感的条件,例如减薪、降低养老金等。希腊内政控制权几乎全部移交给了“三驾马车”,而“三驾马车”对希腊发出威胁:要么施行其列出的经济改善方案,要么做好立即破产的准备。然而,方案施行后,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希腊经济迅速崩溃,陷入与美国“大萧条”时期相类似的境地。首次经济救助后,只过了不到两年时间,“三驾马车”不得不再次出手。希腊共收到2450亿欧元的贷款保证,并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债务重组,从私人债券持有者手上减少了1070亿欧元的债务。此外,欧洲央行还向受损的希腊银行源源不断地输送低息短期贷款,以维持其运转。作为对救助的回报,希腊政客承诺对国内各项政策进行全方位改革,大到效率低下的税收制度,小到牛奶的保质期;且保证措施事无巨细,从简化菲达奶酪的出口报关流程,到建立全国范围的地籍系统。这些被迫施行的举措凸显了“三驾马车”对希腊政府的不信任,他们不相信希腊能在没有严格监管的条件下实现自我改革。

为了确保措施落实到位,“三驾马车”每季度都会派专家检查希腊的改革进展。如果希腊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改革,就得不到预期到位的资金援助。简单来说,希腊人不得不在持续的压

力下进行改革。所以,在很多希腊人看来,这场救助更像是再一次遭受外国人的统治。于是,独立日也就成了人们进行反思的好时机。

这一天,希腊人大都前往教堂进行冥思。希腊独立日和基督教报喜节的日期重合,这并不完全出于巧合。对基督徒而言,报喜节是为了纪念大天使加百列向处女玛利亚宣布上帝之子将通过她的子宫降临人间;而希腊的建国者则认为,现代希腊继承于古希腊,因此其独立日应与圣母感孕的日子相同。希腊与基督教之间的象征关联还不止于此,自建国以来,希腊的身份就和东正教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希腊语中,“革命”(epanastasis)一词的拼写与“耶稣复活”(anastasis)非常相似。而且,希腊人在描述独立战争胜利时,也套用了《圣经》中描写耶稣复活的语句(he has risen)——古希腊复活了(Classical Greece had arisen)。所以,在独立日这天,着装正式的希腊人,包括表情严肃的政客和挂满勋章的军人,都会走进教堂,聆听大胡子牧师关于耶稣和国家双重象征的布道。

在雅典东部斯巴达镇的一座小教堂里,一位身材发福的牧师穿着蓝白相间的祭服站在祭坛上,他面前的教众全都手持同样蓝白相间的国旗。牧师讲述着希腊人在土耳其人统治下惨遭屠戮的历史,教众纷纷落泪。接着,牧师呼喊出革命英雄的名字。当他喊出最受人尊重的革命勇士赛奥多罗斯·克罗科特罗尼斯(Theodoros Kolokotronis)的名字时,教众里的一个男子喊道:“出现吧!”牧师又呼喊出另一位在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雄

马尔克斯·波扎利斯(Markos Botsaris)的名字,“出现吧”的喊声再次响起。拉斯卡琳娜·波博利那是一位富有的海军遗孀,她曾在独立战争时期资助了一支舰队,后来因为与邻居发生口角而被枪杀。当牧师喊出她的名字时,一位女士回应道:“出现吧!”然后,牧师开始布道:革命烈士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用鲜血染红了大地,所以希腊——这个拥有真正神圣信仰的国家——应该是一个自由的国度。接着,牧师质问道:今天的希腊人把从前辈手中得来的神圣遗产搞成了什么样子?“我们继承了一个自由的国家,却使她再次遭受奴役。”他的声音颤抖着,好像要抽噎起来似的,“我们自由吗?这叫什么自由?我的弟兄们,你们得不到应该得到的东西,因为他们抢走了你们的生活,夺走了你们的工作。这种自由使我们的国家沦为奴隶,”他继续说,“正是因为我们沦落到了这步田地,希腊大地才会哭泣!”

在雅典举行的主纪念仪式上的氛围也是如此。希腊总统卡罗普斯·帕普利亚斯(Karolos Papoulias)已经步入耄耋之年,他在青年时期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希腊卫国战争。希腊议会大厦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物,大厦前空旷的广场上搭建了一个小棚子。帕普利亚斯总统坐在棚子下面,看着一列列行进中的士兵、坦克、机动导弹系统和火炮。或许你会觉得这样的军力展示活动更像是发生在平壤,而不是在某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长久以来,希腊都比其他欧洲国家更热衷于购买军火,并延续着在爱国主义节日里展示军事实力的传统。希腊与土耳其之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因而热衷于军购是可以理

解的,但是这也加重了希腊的财政负担。令人奇怪的是,在广场周围观礼的人寥寥无几。希腊政府以保障仪式安全为由,封锁了进入市中心观礼的通道,而大多数民众都觉得这是为了避免抗议活动影响阅兵形象,毕竟近几年来在阅兵期间都发生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反对政府的财政紧缩政策。阅兵结束后,帕普利亚斯总统走到一组麦克风前,开始发表电视讲话。他那稀疏灰白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着,他说:“193年前,一个虽然弱小但胸怀大志的勇敢民族为了自由,以大无畏的精神,与奥斯曼帝国展开抗争,并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今天,我们的人民正在为挣脱债权人的枷锁而抗争。我们的历史表明,我们一定也能打赢这场战争。”

对于向希腊提供援助的欧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债权人来说,帕普利亚斯的讲话里没有出现他们所期待的感激之言。20多年前那个确定成立欧盟的协议带来了欧元的诞生。当时人们认为,如果将来欧元面临危机,欧洲国家彼此之间会展现出手足之情。但是帕普利亚斯的讲话中并没有体现出这种手足情感。为了避免出现欧洲大陆过去时有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厮杀,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政治经济共同体,而欧元则一度被视为欧洲一体化的精品之作。有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欧元运行良好,希腊人对此的感觉尤为强烈。欧元诞生两年后,希腊于2001年元旦正式宣布加入欧元体系。一年后,希腊人民开始使用欧元钞票和硬币。为了对应希腊字母表,欧元钞票使用了“ΕΥΡΩ”的拼写方法;希腊版的2欧元硬币上印

制了希腊神话中的情景：众神之父宙斯化身一头青牛引诱袒胸的少女欧罗巴。在希腊刚刚加入欧元区的许多年里，投资者们认为，把钱借给希腊政府的风险不比借给德国政府大多少，即便德国比希腊富有得多，财政也更加稳健，被视为世界上最安全的资金投放国。自从借款变得更加容易之后，希腊政府便大幅提高本国工资水平和养老金，并花费巨资举办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拿着新到手的钱，希腊人开始无节制地消费，这也惠及了其他欧元区国家（比如，希腊人会购买漂亮的德国汽车）和希腊本国（增加本地饭店和商店消费，刺激房地产升温）。从加入欧元区到2008年底危机爆发，这8年期间，希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近4%，在欧元区，这个增长速度仅次于爱尔兰。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自己也或多或少地见证了希腊经济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时我还小，夏天常回希腊看望奶奶。她住的地方离古科林斯城（Ancient Corinth）废墟只有一街之隔。站在奶奶家的前院，就能看到蔚蓝的科林斯湾映衬之下，矗立着七根阿波罗神庙的残柱。奶奶所在的村庄地处古城废墟外围，生活条件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都用来种庄稼了。这跟我所熟悉的长岛郊区的环境简直有着天壤之别。那时候，奶奶家最先进的家用电器是一台电热水器，有了它，洗澡的时候就不需要用燃气灶烧水了。奶奶家附近有一栋简陋的石头房子，里面住着一个贫穷的老妇人，她家里连自来水都不通。我那时经常去海湾游泳，有时会看到她戴着浴帽、拿着香皂在海水里洗澡。虽然

像这个老妇人那么困窘的人并不多见，但这似乎足以说明，即使后来希腊发展繁荣了，但是之前的穷苦日子才刚刚过去没多久。

这十年间，我偶尔回过几次希腊，见证了那里不断发生的变化。在1981年加入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之前，希腊政府长期依靠海外侨民的汇款维持经济运转。从这一年开始，它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资金来源。虽然希腊当时的发展程度不高，经济相对落后，但仍被接收为欧共体成员，这带给希腊的是大量的欧洲农业补贴和基础设施基金。与此同时，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领导的希腊新一届政府上台。帕潘德里欧喜欢以救世主自居，是个花钱如流水的社会主义者。他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创建了中左翼的泛希腊社会运动党(PASOK，下称泛希社运党)。这一届政府开始大举借债，并将借债所得惠及民众。此举虽然提高了希腊民众的工资水平，但也加重了通货膨胀和国债规模。希腊人开始购置豪车，翻修住宅。为了防止德拉克马^①大幅贬值，很多家庭买房置业，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从希腊回来后，发现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跟美国郊区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我甚至心想：“要实现国家现代化也没那么困难！”奶奶过世后，我回希腊就没那么频繁了，但希腊的发展势头依然迅猛。希腊加入欧元区数年后，我再次回到奶奶曾经居住的村庄，看到村里出现了几栋别墅，有了时髦的咖啡店，路上的宝马和奔

① 希腊货币单位。

驰也多了起来。

这一派繁荣景象背后的部分原因是：希腊在加入欧元区后，借贷成本降低了。借贷变得容易并非缘于希腊经济的基本情况，而是缘于投资者们的一种信心：他们将欧元区成员国的身份视为国家财政稳定的保证。但是在雷曼兄弟银行倒闭后，投资者们开始重新思考他们的国际投资的安全性，这种信心也开始随之瓦解，欧元区内部开始出现令人忧虑的分水岭。投资者们希望把钱放在安全的地方，即使没有回报也可以，只要安全就行。这样一来，希腊和其他被视为经济脆弱的欧元区成员国的借贷成本开始上升；相反，德国的借贷成本则与日俱减。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希腊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2009年10月，希腊大幅修正了统计数据。政府当年的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从最初的3.7%调整为12.5%。这个数字后来一再更改，最后的结果甚至超过15%。从一方面来看，2009年的数据修正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毕竟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的预算都受到了一定冲击。但是希腊的数据更改的幅度太大，且自加入欧元区以来，每年都大幅上调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有鉴于此，欧盟统计局认定希腊政府在财政赤字和债务数据方面存在“广泛的误报”。

在希腊，大幅修正统计数据是家常便饭，特别是在选举过后更是如此。根据欧元区的“趋同标准^①”，申请加入欧元区的国

① convergence criteria

家,其政府年预算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3%。2004 年,希腊中右翼的新民主党上台执政。该党表示,此前执政的泛希社运党严重篡改了统计数据,而且透露希腊在加入欧元区时为满足“趋同标准”而捏造数据。2009 年,泛希社运党重新上台执政后再次大幅修正数据,并解释称,这是因为新民主党大量瞒报了其执政期间政府的真实开支。

其他国家对于希腊国内发生的政治斗争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它们认为,这件事反映出的本质就是:希腊政府的数据统计太过儿戏,这个国家的财政状况就像迅速漏气的热气球一样,在空中摇摇欲坠。在希腊首次宣布数据修正的两天之后,其国家信用评级遭到降级。不久,希腊的国家信用评级被一降再降。转眼间,希腊除了支付高额利息外,已经无法再从市场上借到一分钱。

就其本身而言,希腊不过是一个只有大约 1 100 万人口的小国。在此之前,人们对希腊的经济情况毫不关心,倒是对它美丽的海滩、大理石遗迹和古代哲学家更为着迷。希腊本不应该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严重的威胁,但它所拥有的欧元区成员国身份使它具备了很大的杀伤力。德、法两国的银行是希腊债务的最大国外持有者,如果希腊突然债务违约,将会进一步动摇已经陷入困境的欧洲银行体系。此时,欧洲货币联盟的严重设计缺陷已然暴露无遗。好像从未有人认真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当某个欧元区国家因为破产而不得不重新启用本国货币时,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爱尔兰和西班牙在房地产泡沫破碎后,陷

入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意大利和葡萄牙的财政状况看起来也欠佳。如果希腊退出欧元区，那么接下来会是哪个国家？欧洲领导人设计的“单一稳定”货币面临严重危机，而这场危机就肇始于希腊。

希腊共和国之所以被纳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主要是因为它在欧洲大陆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毕竟，美丽的欧罗巴就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古希腊文化是欧洲共同遗产的渊源，是民主制度和西方文明的首创者。如果没有希腊，哪里来的欧洲？20世纪70年代，当希腊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时，欧盟设计师之一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认为，希腊是“所有民主国家之母”，所以不能被排除在外。但是，希腊后来爆发的巨大危机证明了当初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异想天开。

当希腊的债权人深入审视希腊国情时，发现到处都有问题，而且问题很严重：希腊具有根深蒂固的政治裙带主义，政客们为了换取选票，一味向特定群体输送利益，而让最需要救助的群体自生自灭；逃税现象随处可见，税务官员常常与逃税者沆瀣一气；公务员实行终身制，某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务员，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而是靠托关系获得职位，这就导致公共管理体系的效率极其低下；由于法律不够健全，官僚机制不透明，加上执法不严，官员可以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陈旧的养老体系资金不足，物产法形同虚设，催生了数以百万计的非法建筑；法院系统的工作效率奇慢无比，几乎只是个摆设；公立学校质量低下，家长如果想让孩子考上大学，就不得不花钱供孩子上私立学校。